

# 微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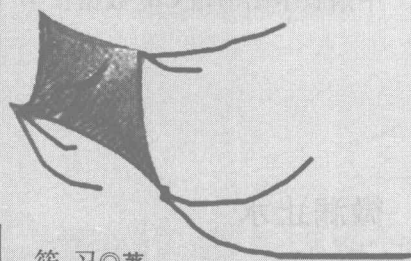
筱习◎著

# 止水

他们青梅竹马，她用尽半生去等待，等待他转身发现她。  
他们深爱彼此，他用尽半生去寻觅，却在最痴迷的那一刻放手。



朝華出版社



# 微澜

筱习◎著

# 止水



朝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微澜止水/筱习著. —北京: 朝华出版社, 2009. 4

ISBN 978 - 7 - 5054 - 2101 - 1

I. 微… II. 筱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54958 号

微澜止水

作 者 筱 习

选题策划 杨 彬 王 磊

责任编辑 王 磊

特约编辑 渔舟唱晚 成 美

责任印制 张文东

封面设计 木易·金设计

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8

订购电话 (010) 68413840 68433213

传 真 (010) 88415258 (发行部)

联系版权 j-yn@163.com

网 址 www.mgpublishers.com

印 刷 北京外文印刷厂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 字 数 240 千字

印 张 19

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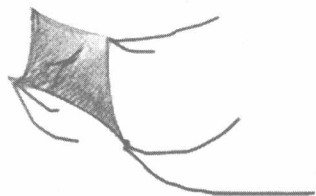
装 别 平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054 - 2101 - 1

定 价 25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



## 目 录

### 第一章 时光倒流 1

打开窗，却能清晰地听见海水和礁石的撞击声，仿佛能看见溅起的一朵朵浪花，却抓不住，什么也抓不住。

### 第二章 落叶知秋 17

“你好”，让方为安陌生的“你好”。他们也只有“你好”。

### 第三章 肝肠寸断 37

她曾经想过很多次的求婚就在这样的云淡风轻中结束了。

### 第四章 飞蛾扑火 77

人很容易滋生贪恋，最好的办法是从根源上杜绝。

### 第五章 荣辱与共 119

不得不说她的爱情观受到了书中的影响，能这样爱着一个男人不能说不幸福吧，无怨无悔，美丽而凄凉。

第六章 情海沉浮 151

她以为能够在某个日落时分，两人背靠着背坐在草地上，看着夕阳，以最平和最幸福的心态去述说这些往事，不会哭，心也不会痛。

第七章 横生枝节 179

他觉得自己太贪婪，贪婪地想要得到幸福，也给予她幸福，却连最基本的安全也不能给她。他应该远远地看着她就好……

第八章 覆水难收 205

黑暗中只有彼此的呼吸。为安仰面看他，想象着他的样子。冰凉的泪落在了她脸上，是他的泪。

第九章 不如不见 217

他尽力让自己在她面前变得漠然，他甚至害怕，害怕自己会不顾一切地想要挣脱那些束缚，与她再续前缘。

第十章 连枝共冢 251

她其实是在赌，赌苏谨彦会回来，结果她输了，输给了自己。

番外 286

## 第一章 时光倒流

打开窗，却能清晰地听见海水和礁石的撞击声，仿佛能看见溅起的一朵朵浪花，却抓不住，什么也抓不住。



方家今天很热闹，刚从英国留学归来的大女儿方紫星是绝对的主角。一向繁忙的方寓年也和太太及三女儿方思婕一起去接机。他的宝贝女儿在剑桥大学攻读经济学，获得了硕士学位。剑桥大学！有别于方鸿渐之流的克莱登大学。方太太逢人便说她的大女儿在剑桥。剑桥几乎是方家的一张名片。

方为安一下班就开溜，也不管什么开会不开会，和创意总监老白告了个假就匆匆往回赶。母亲特意叮嘱她早些回家。没空去接机怎么也得回家吃顿晚饭吧！

一路塞车，方为安总算是在晚饭前赶回了家。姐妹见面先是拥抱一番，诉说着各自的变化，而后为安便上楼换居家衣服，准备吃饭。

晚餐很丰盛，全是为姐姐方紫星准备的。既然是为她接风洗尘，做些她喜欢的菜无可厚非。一家人两年来总算是吃了回团圆饭。

其实英国也不太远，要回来也就是一张飞机票的事情。两年来方紫星只在第一年的圣诞节回来过一次，也没提前通知，说要给大家一个圣诞礼物，那次刚好为安和几个朋友去日本旅游了。后来方太太辛素英也想安排全家一起去英国旅游，只是父亲方寓年抽不开身，公司总有大大小小的事等着他。

公司说大不大，说小也不小，这两年正面临上市，不能有丝毫差池。公司是方寓年一辈子的心血，有朝一日能看着它上市，死也无憾了。

方寓年此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儿子，年轻时方太太因为生下三个女儿，受了老人的不少气。现在女儿们个个都健健康康、漂漂亮亮，他心底的那份遗憾也就渐渐消失了。方太太也是这么认为，她觉得这辈子最大的成就就是养大了三个如花似玉的女儿，她们的才气和美貌都是一个赛一个地出众。大女儿自不必说，说三女儿沉鱼落雁也不为过，正准备考雅思，她的目标是要取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奖学金。二女儿虽说美貌和才情都不如其他两个，也不是什么名牌大学毕业，但男朋友却系出名门，是国内某名牌大学高才生。

谁说女子不如男，以后女儿照样可以继承事业。



现在让方太太最为操心的，是三个女儿的终身大事。眼看着大女儿已经二十六，二女儿虽说有男朋友，但也有个先后顺序，先得把大女儿的终身大事给解决了，才能给二女儿办，规矩不能破。但二女儿的婚事也不能耽搁，盯着简家少奶奶位子的人可不是一个两个。她为此对二女儿也没少教导，每次晚回来便旁敲侧击一番，方为安叫苦不迭，“妈妈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就非嫁简意轩不可，你女儿就这么差劲，没人要了？”话语虽是在埋怨母亲不该将她往外推，心里却有一种笃定，她笃定简意轩非她不娶。

的确，方太太的担心也不是毫无道理，二女儿长相中等偏上，才情也只能说中等偏上，脾气也称不上温柔。她不明白，样样 A + 的简大少怎么就看上她这个最不起眼的二女儿，却不是智慧与美貌并重的大女儿？

晚饭过后，三个姊妹在方紫星房里聊天。方太太试图进入，却被方寓年拉出来，“让她们姐妹三个好好叙叙，老太太就别凑热闹了。”

方太太一出房门，方思婕便八卦起来，“姐，你回国了，那个英国还是法国男朋友 Henry 怎么办，他没说要追到中国来？”从方紫星一下飞机，她就在想问这个问题，碍于父母，不好意思问。跨国恋情，她一直崇尚。

“是啊，说说看，你那男朋友怎么办？爸爸可是说过的，不许在英国找男朋友，就算找也不能找老外。”为安附和着，八卦是女人的天性。

“早拜拜了。他知道我要回国，毕业就找了个美国女人。我也没打算和他继续下去。”方紫星轻描淡写道。

方思婕一副痛心疾首样儿，“原来都只是玩玩啊，太过分了，浪费我感情。我都想好了，以为你会嫁给那个什么 Henry。到时候去了美国，一个假期回家，一个假期去英国，害我规划了好久，都想好要去哪儿玩了。”

方紫星训斥道：“谁让你当真了？”

“哎，我还是觉得异国恋浪漫。”说着便瞟向方为安，“不过，姐，要是能找个像二姐夫那样的也不错。我说，二姐，你怎么让他上钩的，教教妹妹我，我也要钓帅哥。”思婕发着嗲。

“姜太公钓鱼——愿者上钩。”方为安很认真地说道。感情就是这样，两个人当中有一方不愿意，另一方是不可能强求的。

“二姐，你少来这套，要说我们三个姐妹里，还是你厉害，把简少吃得死死的。”坐在床上的方思婕转了个头开始对方紫星絮絮叨叨，“大姐你还不认识吧，改天让二姐带出来，我们俩K他一顿。哎，你是没见他们那样，每天车接车送，电话没停过，看得我也心痒痒的想谈恋爱。大姐，你也加油吧，免得妈唠叨二姐的婚事不能抓紧……”

听到这儿，方为安有些骄傲地笑了，方思婕说的基本属实。但她依然反驳道：“紫星你别听她胡说，我们不着急结婚，别听妈的，你慢慢来，我现在不考虑婚事。”

“为了我好妹妹的幸福，我还是早点儿嫁了吧。我决定从明天开始物色，这里哪有婚介所，还是登报征婚？”方紫星半开玩笑地说道。

“好啊，大姐，我也和你一起，我们是同一阵线的。”方思婕和方紫星击掌，方为安只得在旁边苦笑，她当然不相信方家大小姐和三小姐会去婚介中心，传出去，父亲那张老脸还往哪儿放。

方为安回到房里已经十一点，明天还要上班。手机放在房间没带出去，方为安看见五个未接电话，窃喜了一下。简意轩出差新加坡，紫星回来他本来说好一起去接机，现在只好等他回来请她和思婕吃个饭。两人认识两年多，真正交往只有一年，关系正式确立了，却没有向外透露。双方父母都知道，但也没有催促的意思，他们二人暂时也没有结婚的意愿，所以至今没有正式拜见过双方父母。

方为安回了个电话给简意轩，两人倾诉衷肠一番，虽然很想念，但也不敢催他回国，毕竟不是去度假。

“大概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

“下个礼拜三。”

下个礼拜三？方为安盘算着，刚好还有一个礼拜。她突然想起，饭桌上父亲说起礼拜天全家要去参加婚礼——据说是苏家小姐出阁。方家和苏家算得上世交，但近些年却不怎么走动。父亲突然说起参加婚礼，这又为哪般？难道是为紫星物色对象？这不是没可能。

方家和苏家虽是世交，但差距不小。在A市，方家只能算是殷实的中产，而苏家则是不折不扣的名门。小时候，为安爷爷常常带着她这个妈妈不疼爸爸不爱的老二去苏家。两家爷爷总是泡杯茶坐在一起下棋，往往一坐就是一个下午。而她不是静静地坐在旁边看，就是跟在子建哥哥的后面，“子建哥哥、子建哥哥”地叫着。她让子建哥哥教她画画，有时也缠着他玩石头剪刀布，一起捉迷藏。

那时她以为他就是她的子建哥哥。

可是后来他却不记得她了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方为安忙着上班，方紫星忙着大大小小的聚会，方思婕则忙着她的雅思，父亲忙着生意，母亲忙着麻将。

公司里接了两个大单，方为安负责其中一个，做广告这个行业需要周末加班，晚上八九点下班是常事。她觉得有些累，可是很多事都要亲力亲为，比如写个软文，新来的小谢怎么也写不好，只好自己动手，还得教她，等于是在帮公司培养新人。方为安后来想想，自己也是从写软文开始的，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，完完全全靠自己。有时方为安觉得自己是在较劲，终于完完全全靠自己的实力做成了一件事，证明她其实不比紫星和思婕差，虽然她们并不把自己的工作放在眼里。

父亲有和她说过让她去公司帮忙，可方为安对管理和生意上的事一窍不通，也没有兴趣，拗着脾气在外面找了份工作。她知道她自己不是做生意的料，在这方面远远不如读经济的紫星。也不怪父亲和母亲偏心，就像思婕，聪明可爱，才貌和紫星旗鼓相当，任谁都会喜欢她，而不是平庸的方为安。

好在，她有简意轩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她是该感谢简意轩的。他让她有了自信，认

为自己还不至于很差劲，让她在紫星和思婕面前有那么点儿优势。

公司加班的人只有她一个，她泡了杯柠檬茶放在桌上。淡淡的柠檬酸，薄薄的柠檬片漂浮在杯中，水分十足，让人有想吞咽的欲望，为安却知道它有多酸，她试过。

电脑提示收到一封新邮件。方为安打开一看是许久没联系的李穆，他说他要结婚了，只是想告诉她一声。方为安笑了，回复他说恭喜，是真心恭喜他。曾经对她死缠烂打说什么这辈子除了她谁也不要的人，结婚了。

这个世界不是谁没有了谁就活不下去，或者说爱情是有时间性的，一个人无论对你有过怎样的山盟海誓，有过怎样的蜜语甜言，那只是在爱情萌芽的那个时间段。它会长大，会开花，却不一定结果。爱情，即使含苞待放也不及最初的萌芽阶段，绽放时也就离凋谢不远了。

看得透彻的方为安却迷失在简意轩的温柔攻势里。他说爱她，她信；说要娶她，她也信。简意轩对她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诚的，就算开玩笑逗她开心，眼里也写满了爱意。都说恋爱中的女人智商为零，她也不例外。

明天是周日，今天早上吃饭时方为安和父亲说有事不去参加婚礼，却被父亲训斥一通。说是苏伯伯特意送来请柬，无论如何都要去。苏珊姐姐结婚，当然是大事，她小时候也“姐姐、姐姐”地叫过她，可现在若在街上碰见，未必认得。苏家人向来低调神秘，从不接受采访，即使像嫁女这样的大事，也是低调进行。

她知道父母的用意，他们四个参加就行了，何必拖上她这个有主的。一向认为三个老大不小的女儿一个没出阁，脸上多少有些挂不住的母亲，这次却一点儿也不觉得不好意思，也和父亲站在同一阵线，要求三个女儿一起参加。而紫星也劝她说，就当是去吃顿饭好了，很快就结束。

方为安耐不住他们的软磨硬泡，但刚开口答应下来就后悔了。待在家里看书或者看碟片比去那儿强多了，再不然听音乐睡觉也可以。方为安想着便想起简意轩，他今天还没给她打电话，大概很忙。



他出差期间，自己极少主动给他打电话，知道他忙，空下来自然会找她。有时自己心血来潮给他发条短信，总是要等半天后才接到回复，第一句不外乎“Sorry，我在开会”或“Sorry，刚刚见客户”，后来也就养成了习惯，等他来找她。倘若他在，一准儿会来接她下班，然后和她说不要那么拼命。她总是笑笑说：“我肚子饿了，请我吃东西。”于是两人去吃消夜，然后开着车子去环岛路兜风，享受二人世界。

方为安加班回到家里，父母已经睡下，隔壁房间的灯还亮着，里面有交谈声。于是方为安敲门进去，紫星穿着一件香槟色礼服站在试衣镜前问思婕意见。

“你们干吗呢，这么晚了还没睡？”为安把着门锁，探着脑袋问道，巴黎时装周上的最新款式，她一眼就看出来了。

“二姐，我们试明天穿的衣服呢，你也进来看看，你觉得大姐这件衣服怎样？”思婕向她招着手，镜前的紫星也打着同样的手势。

“你看看我这件衣服怎样？思婕说简单了点儿。有没有觉得我比以前胖了些？”

方为安锁上门，手提电脑随手扔在软榻上，双手叉腰，对方紫星审视道：“是简单了点儿，不过大方，要是领口能低点儿就好了，那样更加性感。”说着便不怀好意地笑起来。

“去你的，现在没心思开玩笑。”方紫星正色道。

“二姐，大姐试了一个晚上，能穿的都试过了。”

“哎，大姐，明天出嫁的人是苏珊姐姐。嘿嘿，不用这么盛装出席吧，不然抢新娘的风头可不好哦。”紫星这件礼服其实很合身，本就玲珑有致的身材被勾勒得更加完美，简单的款式也有其好处，能让整个人看上去更加从容优雅，如果是方为安，未必能穿出这种效果。

思婕起身附在方为安耳边笑着说了句什么，她便恍然大悟似的看着方紫星频频点头道：“知道了，原来是这样。”然后掩着嘴笑。

看她们这样笑着，方紫星大概知道她们说了什么，却故意说道：“死丫头，你们说什么呢？”

“没什么，只是说姐姐穿这件衣服漂亮。是吧，小婕？”

“嗯，要是身边再配一个穿燕尾服的男士就更完美了。二姐，你说呢？”方思婕和方为安交换了个眼神，笑得更放肆。

“你们一唱一和，取笑我这姐姐是吧？”方紫星气得跺脚。

“没有，没有。”方为安慌忙否认道，“说正经的，总的来说还不错啦，得体优雅，气质不凡，跟你一比，我都不敢出门。”

“你少来，就穿这件吧，不想再试了。我们明天去做美容，你不去？”

为安摇头，“不想去，婚宴几点开始？”

“听妈说下午三点去教堂，然后直接去酒店。二姐，明天你也和我们一起去美容吧，你看你最近经常加班，眼袋都出来了，脸色也变差了，再不保养，小心二姐夫不要你。”方思婕担忧地说道。

“这就不用你操心了，明天早上谁也不许叫我，我要好好睡个美容觉。晚安，亲爱的姐姐、妹妹。”方为安说着拎起软榻上的包往外走，身后紫星她们还在嘀咕，“你说她这么拼命做什么，最近都瘦了一圈。”方为安没回应，由她们说去。

第二天还是被她们拉起来，和母亲一起去了美容院。从美容院出来，母女四人一起去逛商场、吃中饭。这样的机会极少。对此辛素英常常抱怨，女儿不贴心。和她待在一起时间最长的是思婕，因此她也最为疼爱小女儿。

为安知道自己在这方面很欠缺，想尽力去做得更好些，却总觉得不知道如何去接近，加之工作也忙，做不到那么细密，面面俱到。很多事情也就是这样被忽略的，比如她和父母的感情，总是停留在不冷不热的状态。她知道自己存在很多问题，如果当初从了父亲的安排，进自家的公司做事也许局面会完全不一样。其实不是没有信心做好，只是没有兴趣，读书也是这样，父亲要求读经济，她却读了偏门的古汉语。其实也不是对古汉语有多喜欢，也不是对经济有多讨厌，因为恰巧高考时遇上了叛逆期。不过讽刺的是，最后她被调剂去读了广告学。

方为安下午出门时也特意打扮了一下，换下了职业装，穿上晚



装，化了个淡妆，不至于让自己太难堪。简意轩偶尔也带她去参加私人派对，所以礼服还是有的，而且全是简意轩亲手挑选的。他总是不喜欢她穿职业装的样子。

庄严肃穆的教堂，一对新人在十字架前宣誓：永不分离。

在这个深秋，苏珊姐姐成了别人的妻子。

婚礼低调中尽显奢华。全城最高级的酒店，最豪华的婚车，最有权势的宾客，配上最美的新娘，一切尽善尽美。宴会厅门口的新人及家属在招待来客，一拨一拨应接不暇，接受最美好的祝福。

为安不禁有些羡慕起这些，着黑色燕尾服的新郎时不时地低头对着披白纱的苏珊耳语一番，会心一笑。在为安看来，他们的幸福和今天的奢华无关。奢华的不过是婚礼，他们恰巧是今天的主人而已。

父亲和母亲在和几个认识的人寒暄交谈。不时有男子上来碰杯套近乎，今晚的宴会除了耀眼的新人外，貌美的方氏三姐妹也是一道不可忽视的风景。得知紫星刚回国，有人上来和她用英语攀谈起来，思婕和为安在一旁饶有兴致地听着。为了展示自己的语言天赋，思婕还时不时地插上几句美式英语，比紫星的英式英语好听。为安只是静静地听着，虽能听个大概，但真正要交流还是有些困难的，索性保持微笑。

手提包里的电话响了，为安走向宴会偏厅，看着四下无人，便找了个靠里些的位子坐下。电话铃声很小，不仔细听根本听不见，但却持续不断。方为安有些着急地拉开包，翻开手机——简意轩。手机屏幕顶端的电池格却一闪一闪，电池马上就要耗光，为安还是毫不犹豫地接起来，听听声音也好。果然只听见那边叫了声“为安”，她还没来得及叫简意轩，手机便自动关机，再放在眼前，屏幕已经变得漆黑，为安只得叹着气将手机收起。

方为安脚有些发酸，真不愿意再出去，上午逛了一个上午，现在还得在外面傻站着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。为安暗自庆幸自己走到这无人打扰的偏厅接电话，应该没人会进来，她索性弯下腰

脱下脚上的高跟鞋，真是委屈了这双脚。她揉了揉脚跟，刚想穿上鞋，却听见有人说话，低低柔柔的女声，“Kevin, I love you.” 尽管声音很低，方为安还是听见了，一个女子的表白。而后一个男声传来，“Me too.”

为安笑了，恋人在婚宴期间偷溜出来，表白爱意，多浪漫的事。方为安下意识地转过头，朝声音的发源地望去，意识到他们正躲在屏风后面，突然觉得自己在偷窥。她也不是不谙世事的少女，知道屏风后的他们在干些什么，她是最不该出现在这里的人。于是她穿上鞋，想速速离去，心想不被发现才好。

方为安正欲起身离去，却不想扭了脚，不禁发出“啊”的一声，大概伤到筋了。方为安低低地咒骂了一声，想必惊动了屏风后面的人，只听见那低低的女声，“外面有人？我们出去吧。”

方为安懊恼自己怎么那么不小心，恨不得把脚上的高跟鞋扔了，假如穿平底鞋就不会发生这么尴尬的事了。她脚稍稍移动一步也觉得疼，看来情况很不妙，跳到椅子上轻轻揉了揉，也没觉得好。她正叹息间，听见脚步声从她身后响起，心虚地不敢回头。脚步越来越近，直至从她身边走过，她才抬头朝他们的背影望去。不知为何，看着那身着黑色西装的男人，方为安突然有一丝怔忡，很短暂，却在怔忡时对他突然回头的目光——一张俊脸，目光有些冷峻。她想笑，却怎么也挤不出，哪怕是苦笑也没有。而他亦是，他必定在怪她破坏了他的好事吧，真想告诉他，她不是故意的。

待他们出去后，她才缓缓起身，却不知该如何走出去，在那儿站了半晌。

那天的宴会终究只是和新郎新娘喝了杯酒，方为安便狼狈地撤退了。不是很重的伤，司机老杨送她回家，给她买了些药，医生说没什么大碍。

一回到家便迫不及待地给手机插上电，准备联系简意轩。她后悔去参加那个婚宴，脚弄伤了不说，肚子还饿得咕咕叫。方为安让李婶下了一碗面，告诉她自己直接在卧室解决。自己则艰难地走进卫生间，洗了个澡，弄清爽些才能给脚上药。脚踝部位微肿，可明



明是最平常的崴脚，怎么就伤到筋骨了？

手机刚开机，就接到N条简意轩的短信，问她在哪里？电话怎么关机了？吃饭了没有？怎么还是关机？方为安的嘴角往上翘了，简意轩、简意轩，嘴里默默地念着，现在她就想听见他的声音。

方为安刚拨通电话，劈头就被问：“去哪里了？等了你一个晚上的电话。”

“参加婚礼。倒霉，脚崴了，到现在饭还没吃呢！”

“婚宴上没吃东西吗？”

“没有，还没开始，我就结束了。”

“脚疼吗？”

“有点儿。”

“怎么这么不小心？”

“现在在哪里？”方为安答非所问。

“酒店。”

“意轩。”事实上她很少这么叫他，都是连名带姓。

“嗯。”

“我想你。”方为安低声说道。电话那边停滞了好几秒，方为安突然有些不适应这样的沉默，扑哧笑出声。哎，多好的气氛，就被她这个笑声给破坏了。只听那边传来怒吼声，“方为安，是不是觉得耍我很开心？”

“不要生气，你也知道啦，我不擅长这些的。”说着便自顾自地咯咯笑起来。

“你还笑，我就在你家楼下呢。你等着，我这就上去，反正你家没人。”

听到这儿，方为安嘴还是硬道：“你有本事就马上从新加坡飞回来。”明明知道他在新加坡，人却不由自主地走向窗边，伤了的右脚不能受力，走起来一跛一跛的，颇为吃力。她向窗外望去，院子外面是停着两辆车，但没有简意轩的车。他有时也会给她惊喜，比如出差会比原计划早些，然后夜深人静时在她家门口等着她，为安便偷偷溜出去，两人见上一面。每每这时，为安便感叹，要是永远

这样多好。

今天虽有些失望，却是意料之中的事，不可能比原计划早三天。两人闲聊了一会儿，李婶端着面进来。方为安便匆匆收线，吃饭要紧。

那晚不知道因为脚疼还是想简意轩，辗转反侧睡不着。后来方为安索性坐起来，拉开窗帘，没有开灯，月光如水，却让这暖色调的房间显得有些凄凄落落。记起小时候的中秋，月亮也是这么圆，每每吃完晚饭，打一盆水，一家人便坐在院子里，闻着桂花香吃月饼赏月。那时候对月饼并没有太大的兴趣，当然更不懂喝茶赏月，只是蹲在盆边等着嫦娥仙子出来。那时候的方为安真的以为有嫦娥仙子、有桂树，爷爷奶奶总是哄她们说耐心等，过一会儿就来了。

然而那明朗的月光映在水中却变得五彩斑斓，因此为安坚信真的有和《西游记》里一样漂亮的嫦娥仙子，殊不知那只是盆的缘故。现在想来好笑，多么天真的童年！方为安嘴角不自觉地露出了微笑，却想起陈奕迅的《时光倒流二十年》，用极低的声音哼着：

童年你与谁度过

圣诗班中唱的歌再哼一哼可以么

当时谁与你排着坐

白色恤衫灰裤子再穿一穿可以么

遗憾我当时年纪不可亲手拥抱你欣赏

童年便相识

余下日子多闪几倍光

谁让我倒流时光一起亲身跟你去分享

能留下印象

阅览你家中每道墙

拿着你歌书与你合唱

方为安在家休息了两天，两天里接了执行创意总监老白若干个电话，顶着嘘寒问暖的名义，实则探听虚实，想知道她脚伤恢复情